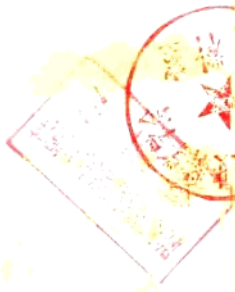


1012



無錫文史資料

第十八輯

29

中國人民
政治協商會議
江蘇省無錫市委員會
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

目 次

抗战胜利后我与吴稚晖的几次交往·····	钱钟汉遗著 (3)
吴稚晖二三事·····	侯[?]湘遗著 (13)
吴稚晖的《斗室铭》·····	孙伯亮 (22)
我所知道的江青督导团·····	卢畏三 (24)

回忆二叔陈谷岑·····	陈鸿佑 (26)
回忆我在开原佛学院执教时与荣德生的交往·····	王天详 (29)
忆蒋仲怀先生·····	邓逸侔遗著 (32)
对《忆蒋仲怀先生》一文的补充·····	蒋宪基 (36)
赵子新传略·····	蔡子坚 朱培荣 (39)
音乐家杨荫浏二三事·····	诸祖荫 (44)
梅花香自苦寒来——记我国画家周怀民·····	张一飞 (49)

我参加工业界的回顾(下)·····	薛明剑遗作 (57) ✓
无锡恒德油厂的始末·····	浦正勤口述 黄厚基整理 (80)
我参与争取安镇地区农田实现电灌的回忆·····	张恩深 (91)
杨氏创办广丰面粉厂的始末·····	李志霖 (95)
无锡工商业同业公会发展简史·····	张凤鸣 胡寿康 (103)

解放前无锡的竹行业·····	胡子丹 (118)
无锡军乐队行业始末·····	严承基 (120)
棚下街的变迁·····	吴伟勋 (129)

回忆华中大学和苏南公学文工团·····	陈应华 (134)
---------------------	-----------

道教在无锡流传的概况·····	伍一鸣 (143)
-----------------	-----------

无锡城中公园的同庚厅·····	赵天一整理 (154)
-----------------	-------------

解放后无锡市改造游民的经过·····	戈文辉 (157)
--------------------	-----------

我做游民收容改造工作的回忆·····	沈慧文 (168)
--------------------	-----------

订正两则

关于拙作《爱国女士吴芝瑛生平记略》的若干订正	
------------------------	--

·····	秦寿蓉 (171)
-------	-----------

关于《孙文主义同盟江苏支盟简况》一文的订正	
-----------------------	--

·····	张一飞 (173)
-------	-----------

补 白

私立无锡产妇科医院 (23)	浦文汀创办雅言小学 (167)
----------------	-----------------

1928年以前的无锡籍外交人员简介 (174)	
-------------------------	--

目 次

抗战胜利后我与吴稚晖的几次交往·····	钱钟汉遗著 (3)
吴稚晖二三事·····	侯[?]湘遗著 (13)
吴稚晖的《斗室铭》·····	孙伯亮 (22)
我所知道的江[?]督导团·····	卢畏三 (24)

回忆二叔陈谷岑·····	陈鸿佑 (26)
回忆我在开原佛学院执教时与荣德生的交往·····	王天详 (29)
忆蒋仲怀先生·····	邓逸侔遗著 (32)
对《忆蒋仲怀先生》一文的补充·····	蒋宪基 (36)
赵子新传略·····	蔡子坚 朱培荣 (39)
音乐家杨荫浏二三事·····	诸祖荫 (44)
梅花香自苦寒来——记我国画家周怀民·····	张一飞 (49)

我参加工业界的回顾(下)·····	薛明剑遗作 (57) ✓
无锡恒德油厂的始末·····	浦正勤口述 黄厚基整理 (80)
我参与争取安镇地区农田实现电灌的回忆·····	张恩深 (91)
杨氏创办广丰面粉厂的始末·····	李志霖 (95)
无锡工商业同业公会发展简史·····	张凤鸣 胡寿康 (103)

解放前无锡的竹行业·····	胡子丹 (118)
无锡军乐队行业始末·····	严承基 (120)
棚下街的变迁·····	吴伟勋 (129)

回忆华中大学和苏南公学文工团·····	陈应华 (134)
---------------------	-----------

道教在无锡流传的概况·····	伍一鸣 (143)
-----------------	-----------

无锡城中公园的同庚厅·····	赵天一整理 (154)
-----------------	-------------

解放后无锡市改造游民的经过·····	戈文辉 (157)
--------------------	-----------

我做游民收容改造工作的回忆·····	沈慧文 (168)
--------------------	-----------

订正两则

关于拙作《爱国女士吴芝瑛生平记略》的若干订正	
------------------------	--

·····	秦寿蓉 (171)
-------	-----------

关于《孙文主义同盟江苏支盟简况》一文的订正	
-----------------------	--

·····	张一飞 (173)
-------	-----------

补 白

私立无锡产妇科医院 (23)	浦文汀创办雅言小学 (167)
----------------	-----------------

1928年以前的无锡籍外交人员简介 (174)	
-------------------------	--

抗战胜利后我与吴稚晖的几次交往

钱钟汉 遗著

一、我向吴稚晖的一次请托

抗战胜利后，无锡人大汉奸缪斌（曾任汪伪政府的立法院副院长），由国民党政府苏州高等法院判处了死刑。在不服上诉期间，缪斌的妻子项秀锦，到我家来找我们父子，要我们代为请求吴稚晖向蒋介石说情。我父亲就把这事交给我办。我认为缪斌这人的名声太大和太坏。同时也深悉抗战期间缪斌和蒋介石的所谓“曲线救国”的暧昧勾结关系，缪斌可能是成为蒋介石“杀人灭口”的对象了。恐怕吴稚晖不肯轻易为他出面说情，同时我自己也有所顾忌，当时我确曾十分踌躇。后来经不起项秀锦涕泪苦求，我才答允可以陪她同去吴稚晖处，由她亲自向吴稚晖直接乞求。

我陪项秀锦去吴稚晖处见到吴后，仅作一介绍，由项秀锦自己说明来意。吴稚晖听后皱眉沉思了一回后，才向我们表示说：“我和丕成（缪斌的号）的关系，论理这封信是应当为他写的，只是我考虑到，我写这封信，可能帮他一个忙，救他一条命，但也有可能会帮他一个倒忙，反而催他送命。因此我自己也拿不定主意。这封信要写还是不要写？！”

当时我猜他也可能已估计到蒋介石要“杀人灭口”，缪

斌已是必死无疑的了，故不愿为他再去多事。听他这么表示，我自己也更不便有所表示，只是眼看项秀锦，希望她有所表示。

项秀锦闻言后，还是苦苦乞求说：“你老先生能写一封信，总对丕成有好处，决不会有坏处，写总比不写的好，还是请求写一写吧！”

吴稚晖听了项秀锦的话后，并不直接答复她，却突然回问我说：“钱家世兄，你可知道有位欧阳竟无先生？”我见他突然对我提出了一个不相干的题外问题，不知他的真实用意何在？受问后我只有恭对说：“我仅知道这位老先生是老同盟会会员，是个佛学大师，其他我就不清楚了。”

他便接着说：“是呀！他是孙中山先生的一个老朋友，他有一个儿子叫欧阳翻，在广州时代，曾担任过海军局长。那时他曾在一个军舰上和孙中山合拍过一张照片。他和孙中山坐着谈话，孙中山身后站的就是蒋先生。后来蒋先生青云直上，做了中国的第一人。这欧阳翻并不得意，长期担任着闲职。故经常对人发着牢骚说：‘蒋某人有什么了不起，当年孙中山和我一起坐着时，他还只能站在一旁，连个座位都没有呢！’并把照片出示给别人看，以证实其言。蒋先生曾屡次托人示意，要收购他手中的这张照片。他始终不肯把照片送交给他，还是经常发牢骚骂蒋先生，蒋先生也因此始终把他冷搁一边，不予起用。直到抗战发生，欧阳翻也到了重庆，生活比较困难，但还是经常发牢骚，给人看那张照片指

骂蒋先生。后来蒋先生忽派人送他5万元美钞，说是念旧情而调剂给他的，他也照受不辞。有人劝他就把那张照片送给蒋先生，从而化解嫌隙，他却仍保留着不肯出手。当时欧阳翻有个儿子在英国，欧阳翻就把蒋先生的这笔赠款汇给儿子，存放在外国银行。谁知蒋先生就借此为题，说欧阳翻利用职权，收受赃款，贪污有据，下令将他逮捕关押。这个欧阳翻和陈立夫、白崇禧等都有交情。陈、白两人见他被关，都心知无非为了他持有那张照片，老是骂人，因此蒋先生有心寻他的事，才惹出这场祸来的。这样他们两人去向蒋先生代为求情，并力保一定劝说他今后不再对人胡说乱道。蒋先生才把他放了出来。又谁知他一经保出，竟会潜逃去香港，在香港更是公开大骂蒋先生说：‘别人都可以杀我，就是蒋介石杀不得我！’蒋先生获悉他在香港更加大骂自己，就找到陈立夫、白崇禧两个保人，责成他们要把他从香港叫回来，并主动提出担保，只要欧阳翻回到重庆，从此安分做人，自己决不对他有所为难。陈立夫、白崇禧两人便托在香港的吴铁城转达蒋先生的条件，再三劝说欧阳翻离港返回重庆。欧阳翻见事情要累及保人，同时也因蒋先生已主动提出‘勿再为难’为条件，最后也终于应劝返回重庆。谁知他一回到重庆，就又给逮捕关押起来了。两个保人看到蒋先生自食前言，再次关押欧阳翻，深知他这回凶多吉少，再也不敢为他出面作保。于是他们就想到了我这个老头子，还可以在蒋先生面前说上几句话，因此两人同来我处，要我帮欧阳翻

去向蒋先生讨一个情。我因为欧阳竟无先生是我的老朋友，欧阳翻好坏总是个过去有功的老同志，所以也就同意帮他去说一说。我在重庆时，总是蒋先生夫妇自己来我处看我，我却从未到过他们所住的汪山官邸。这回为了欧阳翻，我特地在一个星期天前去汪山上门求见。蒋先生因为这是我第一次去他那里，十分高兴，和蒋夫人两人，对我接待分外殷勤。我开始时并没有先提欧阳翻的事情，待他谈得十分高兴时，才自道来意，向他提出这事说：‘这欧阳翻确是狂妄无知，被关实是他罪有应得，但是念在他亡父欧阳竟无先生是中山先生的老朋友面上，因父怜子，可否再予宽恕一回？’那知蒋先生本来一团高兴，听我一提到欧阳翻，竟会顿时脸上变了颜色，十分难看，好久没接我的话，总算那时蒋夫人在旁，见到我们两人已成僵局，她就从旁帮我劝说道：‘老先生难得上我们这里来，今天他既然特地劳步来为欧阳翻求情，这个面子，你总要买的！’此时，蒋先生才颜色略舒，连声答说：‘是，是！老先生这个面子，我一定要买的！’我见他最后说出了这几句话，总算已经答应了我，也就为欧阳翻一喜，总以为他可以无事了。谁知明天星期一，在国民政府的纪念周会上，蒋先生忽然指名大骂欧阳翻，说他身犯贪污罪，已予宽贷不究，但竟然不自悔罪，还逃往香港，攻击政府，意图投敌叛国，现已逮捕归案，非处极刑不足以儆效尤。当天下午他就下手令将欧阳翻处死了。我当时深悔我不该多事帮欧阳翻去找他说话，要是我不去找他，或许他已把

欧阳翻暂时忘却，不过长关一阵。是我一去找他，反而使他想起了他，才立即下此毒手！所以我去帮欧阳翻向他求情，不仅没有能救得欧阳翻的命，反而催送他的命。今天丕成之事，也很可能象我前回帮欧阳翻说话一样，不仅帮不了他的忙，反而会给他帮着倒忙。钱家世兄！你看，我现在这封信要写不要写？”

经吴稚晖这么一说，我确也很难自作主张，只有转问项秀锦：“现在这事怎么办？”项秀锦还是苦求吴稚晖说：

“老先生能为丕成写一封信，总比不写好！”

到此，吴稚晖又再三郑重地对项秀锦说：“缪太太，既是你一定要我写，我可以给你写这一封信，如果也是给他帮一个倒忙，你可不能怪我！”项秀锦还是央求他写，他才写了一封帮缪斌向蒋介石求情的信，大意是说：缪斌这人确实对不起他（蒋介石），可是他曾有一个儿子在抗战中对敌作战，为国牺牲（缪斌的二儿子缪弘于1941年在后方参军，1945年随美国空军对日作战时牺牲）老母年迈，要求蒋介石念其母老子亡，姑贷一死。在吴稚晖这封信寄给蒋介石后不久，蒋介石就电令苏州高等法院将缪斌立即执行死刑。在执行后才由最高法院补下上诉驳回的判决书。

二、吴稚晖称蒋介石是“仙人跳”的祖师爷

在1948年的5月下旬，我有一次又去吴稚晖的上海寓所作问候性的拜访。那时国民党刚开过国民代表大会，蒋介石已自己坐上总统宝座。我对蒋介石进行各种竞选，强行召开

国大，自任总统的一连串行动，认为完全是他穷途没路，自促垮台的一种表现。在谈话间，不免请问吴稚晖对这些事有何看法？吴稚晖受问，又突然还问我说：“你可知道上海有一种叫‘仙人跳’的把戏？”我答说：“我知道。”他又说：“蒋先生这人，就是‘仙人跳’的一个祖师。”我说：“老先生，你这话怎么说？”他告诉我说：“我这人，大家都叫我老滑头。我自己也并不完全否认，可是我，这个老滑头，最后终于上了他的一个大当，我直到现在才真正认识了他。”接着就告诉了我下面一个事实经过。

在蒋介石自己公开竞选总统以前，他曾亲自登门拜访吴稚晖说：“现在国民代表大会就要召开，国民党要推出总统候选人，你老先生看推什么人最适宜？”

吴稚晖确因看到当时国共内战已不可避免，国民党统治危机四伏，深感蒋介石的国民党这个家不易当好，便答复蒋介石说：“现在中国的事，不大好办，你先生主持抗战，取得胜利，已成为全民族的大伟人，应付现在这一局面，不宜再首当其冲，自己去直接处理问题了，必须多让别人去打头阵，自己退居于后，留有进退余地，以便在必要时可以最后上前，做一个能决定全局的唯一人物，所以最好不要自己当总统。把它让给别人当去，你自己仍可以国民党总裁身份，继续支配一切，比自己直接去当总统更为有利，也更起决定性作用。”

蒋介石听后，当时表现得十分诚恳，立即欣然还语说：

“老先生这一意见，最正确也没有了，我本人原来也有这个意思，现在你老先生也这么说，我一定不参加竞选了。”

此后，蒋介石的侍从室第二处主任陈布雷，接着又去找吴稚晖，说蒋介石要他起草一个辞不竞选总统的文告，问吴稚晖他是否可以如命起草？吴稚晖因认为自己的意见已被接受，而且现在蒋介石又有这一行动表示，更见其确具诚意。所以祇劝陈布雷可以放心为他起草好了。

不久，蒋介石在他亲自主持的一次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上说：即将召开的国大会议中，国民党必须提名推出总统候选人，问推谁最适宜？当时吴稚晖自认为他不再竞选总统的默契在前，就首先复述了他那次谈话中的意见，主张蒋介石不再参加竞选，可以改推别人。他发言以后，蒋介石本人并未接口有所表示，其他人也都默不作声。当时有个罗家伦听到吴稚晖首先发言，就主张蒋介石辞不竞选，认为他这番话，可能是出于蒋介石本人授意，就也自作聪明，先意承旨地附和吴稚晖的这一提议，不料罗家伦发言甫毕，竟引起了会场黄埔系、CC系的一致攻击，骂罗家伦“要总裁不竞选总统，就是要国民党将国政拱手让人，无异要把中国送给共产党。”甚至指骂他为“代表共产党在说话。”于是引起了一场轩然大波，弄得罗家伦十分狼狈，最后蒋介石宣布说：既然全党同志一定要他出任艰巨竞选总统，他也只有“勉为其难”。最后会议就一致通过他为总统候选人。会后罗家伦还接到了匿名恐吓信，说他“不忠于领袖，不忠于

党”，要他“今后自己识相一些！”

吴稚晖本人虽未直接挨骂，但心知罗家伦遭到晦气，无非是代己受过，才又想起陈布雷曾奉命起草那辞不竞选的文告，又是不知下落何如？于是又再去找陈布雷一问这事。据陈布雷见告：他也确曾起草好一个文稿，呈送蒋介石亲阅。蒋介石连看都没有看，仅要他先送“戴院长”（当时国民党考试院长戴季陶）一看。当陈布雷把那文告送交戴季陶看过以后，戴季陶仅对陈布雷说：“总裁竞选不竞选总统，是全党的大事，不能仅由他本人一个人作得了主。”这个文告可以放在他处，由他亲自去和蒋介石一谈后，再作处理。此后就没有下文。

吴稚晖在谈完上述这一情节后，最后对我说：“我听了陈布雷起草文告的一番经过后，才知道蒋介石来我处找我目的正是为了想自己当总统，希望我能喻意，由我口中提出推他当总统候选人，谁知我会一时糊涂，以致上了他的当。还带累罗家伦为我受尽冤气。这不能不使我想起了抗战时期我曾和他打过的另一次交道。那时我还没有象现在这样老糊涂，故没有上他的当。那是在林森死后，国民政府主席出了缺，也是蒋介石亲自上门来找我：‘林主席逝世后，国民政府主席不能久缺，是否请吴老先生担任！’‘那时我比较聪明，心想林森死后，于右任、居正当时都在想要当国民政府主席，为什么蒋先生不去找他们，却偏偏来找我这个并不想当的人呢？这分明是蒋先生自己想当，明知我不会肯当，

所以我和他假客气一番。当时我并不说穿，只是推说：‘这个人的个性，不宜当政府主席。’他问我：‘为什么不适宜？’我答：“我这个人最抑制不住自己的性情，当了国民政府主席，就要经常接见外国的外交使节，我看到有些亚非国家的公使、大使，穿着他们本国的服装，像演戏一样，会禁不住笑出声来的，那样就不免有失国体，所以这差使最好让更适当的人去当！”蒋听后笑了笑说：‘既然你老先生不愿担任这一职务，你看，又由那一位来担任，才比较适合。’我就如旨答说：‘现在抗战时期，最好党、政、军统一于一个领袖，使事权更能集中，我看最好还是由蒋先生自己兼任为宜。’蒋听我提出了这一主张，立即表示说：‘既然老先生这么看，我本人也可考虑，只是于院长、居院长不知对此，会有什么意见？’我立即表示说：‘你先生兼任主席的意见，可以由我在中常会提出。’后来就由我在中常会提出，正式由他兼任了国民政府主席。”

最后吴稚晖慨叹地说：“联想到上面这回事，我万想不到为什么那时我还算聪明，知道给他捧场。这回却又会一时糊涂，上了他这个当。其实他要陈布雷起草那文告，又要他先去送给戴季陶一看，戴季陶的那样表示，都是他一人故弄玄虚，搞的把戏。所以我说蒋介石是‘仙人跳’的祖师爷。”

三、吴稚晖论国民党的垮台

大约在上述谈话后的半个月，荣德生的三儿子荣一心说要给吴稚晖送一笔钱去。拉我陪同前往，到了吴稚晖处，荣

一心仅把一个纸包送给了吴稚晖，託言是他父亲荣德生先生向他表示的一点敬意。吴稚晖并不开看，略一推辞也就收下。接着荣一心就向他提问说：“老先生，你看看现在的时局，可能会有什么变化？”

吴稚晖立即回答说：“局面是垮定了，没法挽救了，现在有人希望于第三次世界大战，在美苏决战中求得我们的出路，我看这一希望，已经落空，因为美苏在1945年、1946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没有立即接下去打起来，现在已不可能再打，要是再打，得起码要再等二十年到三十年才有条件。那时我们已经不知道到那里去了，所以垮台已成定局，毋须再有什么幻想！”

接着他又无限悲叹地说：“蒋（介石）曾托人要我去台湾住。我想自己是行将就木的人了（当时吴稚晖虚年龄已八十九岁），这副老骨头要死也要死在这块土地上，犯不着再去那海外孤岛，葬身异乡客地，所以我是决定不走的了！”

这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吴稚晖。几个月后，他就由国民党上海市警察局局长俞济时奉蒋介石之命，强劝吴上飞机，送往台湾，1953年就病死在台湾了。

吴稚晖二三事

侯 湘 遗 著

无锡浦子敬办了花边公司要求吴稚晖设法免税，吴稚晖叫浦子敬只须如此如此。浦子敬召集了同业二十余人，女工四、五十人，联署呈请财政部和实业部要求体恤商艰以维持乡妇副业。此后，两部果然通令全国豁免花边捐税，而浦从此执一业的牛耳，财源茂盛。因此外间议论纷纷，有的说吴稚晖纳贿了。吴说我是有忌憚的小人，不会纳贿。我吴稚晖是饿不死的，既会教书，也可卖字，何必钻进了这一是非窠里去。这一年夏天，他没有离开上海一步，在小楼上著《说文诂林》序，约二万余字。袁可桴说：他目光锐利，见得到，说得出，在乾嘉考据家中，无此笔墨，因劝他修理无锡县志，他仅一笑置之。

有人说吴稚晖虽然到了外国十余年，但是举人脾气改不掉，他的洋装用箭衣袍套改制的。自从蒋介石把胡汉民、李济深软禁以后，西南李宗仁、白崇禧，西北阎锡山、冯玉祥一致对蒋表示不满，为蒋作说客的吴稚晖也知道自己上了蒋的当，信用扫地，只得陪着李、胡住在南京两年多。他在这时致力于研究《说文诂林》和明史。有一次，李济深曾问吴说：“稚晖先生你对孙中山尚有依违，为什么对蒋介石恭顺

如此？”他说：“国民革命在广东时，挂了市招没有货，到蒋介石当家以后，才能轰轰烈烈，大功告成，故对蒋不能忘记。”

丁宝书是吴稚晖最要好的朋友，有一次两人在上海南京路上散步，蒋介石在汽车里伸出头来，立刻下车，坚邀同去蒋公馆吃饭，丁系素味平生，不肯前去，吴稚晖也就推辞了，但是，当两人回到丁寓时，蒋的丰盛筵席已先送到了丁寓。所以丁宝书笑着说：“怪不得稚晖要被蒋氏迷昏头了！”

缪斌是南洋公学的学生，他的父亲缪建章是做道士的，缪斌在学校里很活跃，因此就遭到了开除。后来缪斌就到广东，他能演话剧，扮孙中山先生很像，何应钦见了很赏识他，就叫他在部队里担任宣传。北伐时泗汀桥一役，缪斌很出力，一年余连提带升居然成了高级军官，攻打浙江、江苏等地时，他已做了军代表，后又做江苏民政厅长。从此他满脑金银，再也不想革命了。对缪，冯玉祥和吴稚晖都十分痛恨，常说不杀此人无以整顿党纪，不久缪就下了台，他写了一部《武德论》，送给吴稚晖和冯玉祥，冯原件退还，吴稚晖看了很不满意，他在“星一粥会”上（“星一粥会”系丁云轩、丁梅轩、廉泉、孙叔方、钮永建等人在上海组织的，初茶会于南京路一乐天，约十余年后在医学书局举行，最后改在丁梅轩宅，前后三十余年，至抗战时才停止），见到缪斌便破口大骂，说：“你卖官鬻爵发了多少财，要刻书扬名显亲了！不要忘记你是出身寒苦，幸何应钦的提拔才能扶摇直